

在森林中度过漫长的一生

安 宁

如果人生可以选择,我想变成一只飞鸟,小鹿,或者蚂蚁,蝴蝶,花朵,草木,在浩瀚无边的森林中,迎接阳光和雨露,仰望月亮与星辰,并在那里度过短暂或漫长的一生。我想变成自然的一部分,已经很久了,仿佛我生来就应如此。我欢喜有一个这样美好的梦境,隐匿在自己的心里。我还将这一粒饱满的种子,植入女儿阿尔姗娜的生命中,并以不息写的方式,让梦境在文字中得以永生。

我一直活在童年的梦里,从未苏醒,也不想苏醒。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长大,像阿尔姗娜那样,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,不知忧愁,也无悲伤。我在阳光洒满百叶窗的明净的秋天里,为此刻窗外的丛林里,两只追逐嬉戏的松鼠感到快乐。

但我却不得不接受童年的消逝。只有在梦里,我才能再一次回到故乡,与赤脚捡拾麦穗的自己相遇。我告诉那个一直在渴求着爱与温柔的自己,我已经代替她,去过了很多的地方。我从儿时的麦田出发,前

往更为广阔的草原,沙漠,河流,戈壁,群山,海洋,还有闪烁着神秘星光的茂密森林。我还带着阿尔姗娜,一直走到了大西洋的岸边,就在被森林重重包裹的美国教堂山小镇,我们度过了一年的时光。我们在森林里看到成群的小鹿,正穿过神境般水雾氤氲的河流。还有上百只松鼠,在高高的松树上雀跃欢呼。鹰隼在深蓝的天空上翱翔,鸟鸦在我们窗外的大树上日日鸣叫。负鼠借着漆黑的夜色,来到我们的门口寻找食物。獾们潜入道路两旁的垃圾桶里,享受着甜美的水果。郊外的烟草田里,细长的小蛇,正穿过高低不平的田垄,前往月色笼罩的丛林。农场里的墨西哥男人Paulino(保利诺),耐心地教我们学会分辨森林里不同动物的粪便和脚印,并带我们打开森林的心脏,看到大自然残酷又井然有序的秩序。这里是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神秘的世界,壮阔而又美丽,让人一生难以忘怀。

我还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深冬,前往大雪覆盖的大兴安岭。就在那里,我遇

到一家放养驯鹿的鄂温克人。他们世代与驯鹿为伍,将可爱的森林精灵,视为自己的家人。这家人中唯一的儿子,正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年龄,但他依然选择留在驯鹿的身边,过与父辈同样古老的生活。

他向我讲起童年的最好的伙伴——只可爱的驯鹿。他们一起在森林里出生,成长,玩耍。它将最美好的一段记忆,植入他的心底。它还陪伴他,沿着森林与河流,走过很长很长的路。那是开满鲜花的夏天,他们一起问候森林里每一朵花,每一只昆虫,每一个鸟兽,每一片云朵。他们还注视着月亮爬上树梢,风声灌满整个的森林。它在他八岁那年,因病停止了呼吸。他为它守候了整个的夜晚,并在黎明抵达之际,将它埋葬在一棵高大的杨树下。

他一直记得它。所以当他深情地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,仿佛再次回到自己的童年,回到他们一起穿越森林的那个午后。他并未恳请我将这个故事记下,但我却久久难以忘怀。于是我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将它写下,希望女儿阿尔姗娜以及更多的孩子,都能在读完《雨果和驯鹿》之后,拥有一颗清澈的心,热爱森林中每一株树木,每一片花草,也热爱森林中所有与人类同为自然之子的人间精灵。

坐 忘

杨福成

春天的庭院,繁花如雪。我独坐青石板上,任花香与墨香交织。案头的宣纸轻轻颤动,仿佛要随那飘零的花瓣一同飞去。这一刻,时光柔软如羽,轻轻落在心上。

坐忘二字,说来玄妙。不过是放下执念,任思绪如云卷云舒。案几上茶烟袅袅,在光影中勾勒出朦胧的轮廓。我闭目凝神,仿佛听见时光流淌的声音,细碎而温柔。

想起那日在微山湖,看渔翁独坐船头。一竿垂钓,半壶浊酒,不言不语。那时不解其意,如今想来,那渔翁早已坐忘。湖水悠悠,云影徘徊,他与天地浑然一体,物我两忘。渔舟轻摇,水波不兴,唯有那竿头的浮子,偶尔轻颤,惊起一圈涟漪,又很快归于平静。渔翁不动,成了那幅水墨画中的一笔淡墨。

庭院深深,繁花依旧纷纷扬扬。一只蝴蝶停在砚台边,翅膀轻轻翕动。我屏息凝神,生怕惊扰了这片刻的永恒。此时,我忽然明白,坐忘不是逃避,而是与万物相融。就像此刻,我成了庭院里的一株花树,成了砚台边的蝴蝶,成了飘落的花瓣,成了流转的光阴……蝴蝶的翅膀在阳光下泛着微光,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讯息。它轻轻振翅,飞向墙角的那株花树,落在枝头,与那些洁白的花瓣一同飞舞。

暮色渐浓,茶已凉透。茶烟早已消散在暮色中,仿佛带走了所有的喧嚣与杂



小燕子,穿花衣

華亭風

盛晴
书

李海波 摄

念。案上的宣纸依旧洁白,不着一字。或许,这才是最好的诗篇——以虚空写意,以坐忘传神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我亦无言,只在这落满繁花的庭院里,静静坐着,任时光流淌。

坐忘,是一种境界。它不在于形式的静坐,而在于心境的澄明。如同那渔翁,一竿一舟,便能与天地相融;如同那蝴蝶,一翅一花,便能与自然共生。我们常常追逐外物,却忘了内心的宁静。坐忘,便是回归本心,与万物合一。渔翁的钓竿不再是为

了鱼,而是为了那份与湖水邂逅的宁静;蝴蝶的飞舞不再是为了寻觅,而是为了那片刻与花共舞的欢乐。

庭院里的花依旧在飘落,仿佛永无止境。我坐在那里,感受着时光的流逝,却又仿佛超越了时间。坐忘,不是停滞,而是与时光共舞。每一片花瓣的飘落,都是时光的痕迹;每一缕茶烟的消散,都是心境的升华。

一片花落在我的肩头,轻轻一触,便又随风飘去。那一刻,我仿佛成了时光的一部分,与那些纷纷飘落的花瓣一同,融入了这无尽的宇宙。

坐忘,是直面内心的宁静。坐忘并非一时的境界,而是一种永恒的状态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,只要我们愿意,随时都可以回到那片宁静的庭院,与时光共坐,与万物相忘。

吃春菜

鲍安顺

苏轼在《春菜》里写道:“蔓菁宿根已生叶,韭芽戴土拳如蕨。烂蒸香荠白鱼肥,碎点青蒿凉饼滑。”短短几句诗,所报菜名,连续说出了四种春菜,分别为宿根、韭芽、香荠、青蒿,写出了诗人对春菜的乡情依恋,那是他渴望吃到的佳肴,是春天的味道,人间极致的美味。那青蒿,也叫芦蒿,别名蒌蒿、水蒿、柳蒿等。苏轼有诗云:“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芦蒿美味,是春天的美味,选取鲜嫩芦蒿尖儿,炒香干吃,只要加一点油、盐,不用别的调料,那芦蒿尖儿的清香,与香干的鲜味,相融一起,味道美妙。那芦蒿,在炒之前,在清水中浸泡一会儿,炒时用旺火出锅可吃,口感鲜嫩,仿佛春天的清新舒爽,那是一种特有的味觉气息。

踏青郊游,挖野菜就有野苋菜,也叫“春碧蒿”。野苋菜清洗后,与鱼片煮在一起,称为“滚汤”,也叫“春汤”。有民谚:“春汤灌肚,洗涤肝肠。阖家老少,平安健康。”在京津一带,春菜最早就是指野苋菜,它是莴苣属的一种蔬菜,后来才慢慢把荠菜、榆钱儿、香椿等春菜,也加了进来。野苋菜,被称为“长寿菜”,炒熟后红色汤汁,用它泡饭吃,别有一番风味。

李时珍称荠菜为“报春菜”,是第一批

各个部位都可食用,嫩头炒食,中部切成片可炒、烧或作为菜肴的配料,根部质地较老,可与肉类一起炖汤,还可发酵制成霉,炖食别有风味。

民间谚语:“春吃芽、夏吃瓜、秋吃果、冬吃根。”那荠菜和香椿,也是非常鲜美的春野菜,富含氨基酸达11种之多,还有马兰头、马齿苋、芦笋、蕨菜、鱼腥草等野菜,都是春天美味佳肴。家种春菜,分别有豌豆苗、韭菜、莴笋、菠菜等,也是如数家珍的时令佳肴。是呀,春风十里,尝一口春菜真美,那春菜做出的美味佳肴,我常吃的有韭菜炒春笋、香椿炒鸡蛋、果仁菠菜、蒜香藠头、酸菜炒春笋等,都是妙不可言的春天美食,人间的上上菜肴。

很多地方,有“三月三,荠菜花煮鸡蛋”习俗,春天带着孩子出门踏青,还能吃到美味的荠菜。辛弃疾诗曰: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民谚说:“吃了荠菜,百蔬不鲜。”早春时节,大地回暖,那荠菜从解冻的大地里,探出头,直起腰,沐浴春风,翠色喜人,人们从田间将荠菜挖回家,洗掉尘土,再用开水焯一下,便可做成各样美食,可以清炒、凉拌、包馄饨、煮菜汤,那萦绕舌尖的,是春天的乡情记忆,浓浓的乡野味道。

奶箱上的留言

赵盛基

清晨外出,发现单元门外的订奶箱不见了,墙上只剩下粘结奶箱的黏合剂的痕迹。一低头,看见奶箱规规矩矩地放在墙根下,上面还粘贴了一张方方正正的纸条,工工整整地写了四行稚嫩的字:对不起!您好,我不小心在踢球时把盒子踢了下来,瓶子碎了,您可以找我妈妈,手机151……357。

很明显,这是一个孩子所为。小区里经常有放学的孩子踢球,球飞来飞去,不小心碰下奶箱纯属巧合,我并不在意,若无留

言,我还以为是自己脱落的呢。因急着外出,又是小事一桩,我压根儿没想给孩子的妈妈打电话,重新粘上就是。走在离开的路上,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上了这个没见过面的孩子,感觉这个孩子善良懂事,有礼貌,挺可爱的。我忽然改变了主意,感觉应该给孩子妈妈打个电话。因为,这个孩子发生过错后没有悄悄离开,而是选择留言,我看到了孩子的诚实,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可贵的品质,应该鼓励和褒扬。我打电话的目的不是怪罪孩子,而是让妈妈告诉孩子,孩子有一颗纯洁、真诚的心灵,面对过失不逃避,勇于承认,懂得道歉,做了一件正确的事。于是,我拨通了孩子妈妈的电话。

时间是飘飞的叶片(外一篇)

程应峰

瞅我的头发,说:“你的头发像画出来的。”朋友是个睿智的人,看我有些疑惑,便接着说:“我小时候看连环画,看到画面如果要表现人老了,往往是在黑发中画出一些白发。”

听他这一说,我会心一笑:“是啊,年岁不饶人啊!我们真的都老了。”我说,我们怎么就有这么多标志老了的白发呢。朋友说,我们都是停不下来的人,这是老天的眷顾,早早地就给了我们一些最丰富的人生色彩。

停不下来。对,就这四个字,一直蛰伏在我们的生活中。自从受了文字的诱惑,我们就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过,也无法像拉上电闸一样,让自己说停就停下来。

我总想着有一天,在忙碌的生活告一段落之后,可以好好地停下来休息。而现在,我做不到,虽然日子过得累,常常想,是不是什么也不想,只管休息。可是我的大脑做不到,我的思考系统做不到。我的家人,我的兄弟,甚至我的父亲在临终前都谆谆地告诫我,让我停下来,不要为文字太过伤神,不要再写下去了,可是我做不到。再平淡的日子,总有一些想法,一些灵性的火花,一些荡人心魄的电光,在我脑子里萦回舒展,盘桓不去。

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。我的身体可以不在路上,但我的心灵注定要在路上寻觅。一个在文字里摸爬滚打惯了的人,与其闲散,倒不如忙碌。一个停不下来的人,最惧怕的,不是身体的不适,而是心灵的荒芜。所以,我一直努力地坚持着这样一件事情。我知道,人生只有一次,要尽心尽力活出个所以然来。我不期望下辈子,下辈子的说法实在是太虚无、太离谱了。

事实上,在我们的生活中,停不下来的人并不少见。我有一个单身诗友,他曾经对我说,他是个一旦沉入某件事情中,便停不下来的人。他之所以一直没有结婚,是因为他觉得,家庭和孩子,会耽误和影响他做想做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终于有一天,他自以为优化的生活,敌不过寂寞和孤独的刀锋,身体和心理过早地走进了时间的死胡同,等待他的,注定是过早地一去不复返。

读过一篇文章,内容明显是有心关照停不下来的人的。文中呼吁停不下来的人,要学会在越来越快速化的世界中停下来,享受慢生活。文中还说,现在很多人都像疲于奔命的野人,总是想在最少的时间内压榨出最多的东西,对效率的追求已经深深地侵蚀着常态的生活。

尽管我们知道,不管前方的路有多么崎岖不平,只要走的方向正确,就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。但是,再强大的人,生命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,无论是因为物质还是心灵,停不下来,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所以,为着生命之花更好地绽放,我们还是要适时地停下来,让生活偶尔回到悠闲时间,空白地带。只有这样,才能更好、更快乐地面对生活。

槐花树下的乡情

周虎军

昔去雪如花,今来花似雪。

我在豫中浅山丘陵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长大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家在一个大杂院里。不算宽敞的院里住着五家人,种着一棵槐树,几棵梨树、椿树。

我家这棵槐树不算大,大概有海碗口那么粗,四五米高。每年谷雨之后,槐花盛开,一朵朵一串串,一枝枝一树树洁白的槐花穗状如一串串葡萄悬挂在树上,在湛蓝的天空与绿叶的映衬下,显得非常干净、纯洁。微风习习,似雪的洁白盖住绿油油的树叶,浓郁的槐花香弥漫在农家小院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春日的午后,上了年纪的爷爷、伯伯坐在槐树下,一边喝着茶水,一边吸着自制旱烟,有时谈论着山南海北的趣闻,有时说笑着地里的庄稼。左邻右舍的婶婶、嫂嫂与妈妈边拉家常边做针线活。我和小伙伴们围着槐树玩耍,有时玩玻璃球,有时踢毽子,欢声笑语回荡在农家小院。

槐花盛开的季节,是大家最开心的时期,男女老幼齐上阵同心协力采槐花。伯伯叔叔先用长长的木棍绑着镰刀割断槐树小树枝,我们姐弟年幼,站在树下一点点摘断树枝上的槐花。我和哥哥把槐花塞进嘴里,大快朵颐,边吃边摘,解饿又解馋。有时不小心槐花刺扎进我手里,姐姐赶快用针把刺挑出来,我也不觉得疼,仍乐此不疲地说着笑着继续摘槐花。那时我们没有太多的玩具,就把槐花编织成花环,串成项链手镯戴在身上,仿佛自己一

下子变成了童话世界里的公主王子,圆了异想天开的梦。

有时看着槐树枝被一枝枝割下来,我和姐姐不免有点难过。心想槐树枝好不容易长这么大,割断那么多枝条,看着怪可怜的。可大人们却说,只要大的主干树枝没受伤,槐树会越长越旺,枝条发得更多。这些解释听起来有点胡说八道,待到第二年的春天,槐树果然看上去非常茂盛,不得不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物资匮乏,槐花便成了乡亲们碗里的美味佳肴。记忆中妈妈总是变戏法似的把槐花做成好多美味,有时掺点玉米面和白面粉和一和,蒸成槐花馍。有时拌点韭菜、鸡蛋做成槐花饺子。有时把槐花放到锅里焯焯水后,调成美味可口的凉菜。

我的奶奶说槐树全身都是宝。上世纪三年困难期间,槐树叶都被摘下来,或磨成糊子,或做成馍馍,在那时是不错的口粮,使不少的乡亲度过了年馑。如今年过古稀的父亲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坎坷,他说多数已成过眼云烟,可是槐花馍的味道在他的味蕾上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光阴似箭,我们长大离开了家乡,到外面的世界追逐梦想。多年以后,我们对槐花的记忆不但没忘记,反而随着岁月的远去越发历久弥新。每当槐花盛开的季节,我总会想起儿时采摘槐花的场景,想起与家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。